



作品

我是○○○○

得獎者 林纓

林纓，一九九四年生於台北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。作家，身兼作詞、作曲、畫家等興趣副業。全年無休的重度工作狂。著有長篇小說《萬聖節馬戲團》系列，獲文化部Books From Taiwan、國藝會文學補助。

得獎感言

當我尖叫說「我得獎了」的時候，母親衝過來揍我一頓：「那我不就落選了嗎！不孝！」（她也有投。）

我是○○○○

「你們會不會用防蚊液？」高中迎新日那天，旁邊的同學問我。

她轉過去開了一包東西吃，又想起什麼舉起包裝問：「你們會不會吃洋芋片？」

基於年輕氣盛的面子、自尊心和禮貌等等問題，我很自然就迴避了同學們擅自幫我畫上的連結：「我都住在台北，所以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吃。」並且特別強調自己的居住地，一方面是和他們撇清關係，一方面是強調自己其實住在一個自認為相對「高級」或「文明」的地方，加強自己的優越感，並用之來防禦同學們的優越態度。這是徹底的高中生「害怕會被人認為是異類」或「害怕被別人瞧不起」但同時又「擔心沒人注意到自己」的青春期特有彆扭心態。

因為剛入學，沒人真正記得誰是誰，所以開學沒多久，大家就忘了班上唯一一個「○○○生」的臉和名字，只隱約記得有這個特殊身分生存在。

尤其在我得了幾個獎，拿過幾次高分後，班上的人又更忘了我是什麼。

直到後來，班導因為多元、文化、族群關懷之類的議題，再次提起班上唯一的一位○○○生，和那個學生是我們之中的誰，大家才又想起我原來是○○○。

於是午休時間，又有人來問東問西。

「你是○○○喔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們○○○會吃肉丸子嗎？」這個人剛好在吃便當，夾起一顆肉丸子後很期待地問。

原來妳就是之前在迎新日那天問我問題的同學啊？我也是這才想起她的「身分」。我們果然都在迎新日後互相忘記對方是「什麼」，只隱約記得當天有個「什麼」存在。

「你們○○○會看書嗎？」她竟然隨手拿起課桌上的書問我這個問題。

啊……？不會看書我能考比妳高分嗎？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在覺得被冒犯的同時也覺得非常羞辱，尤其這個青春時期特別會有這種「所有人都在看我」的鎂光燈心態，自以為班上所有人都看到我被「羞辱」的這一刻，所以平時有問必答的我難得憋著喉嚨不說話。

她看著我手裡的課本，似乎也覺得這麼問好像不太對，就改口說：「其他○○○，他們會看書嗎？」

聽著同學把我劃歸在「他們」之外，我意外沒有迎新日那天彘扭的、防禦性的優越感，反而多了一種接近背叛的莫名失落感。

公車、課本、書桌、升旗台……每天的日子都很煩。我坐在門廊上假裝用棒棒糖抽菸。這是福利

社賣的棒棒糖，棒柄比便利店的粗，確實很像香菸。

吃著吃著，我突然想到：○○○會吃棒棒糖嗎？然後我一愣，拍著百褶裙大笑。其實就這麼簡單。似乎更坦然了，繼續用功讀書，考了更多高分，得了更多獎，並下定決心要在別人再次發現我是○○○而感到「驚訝」時，我要用獎盃砸他的臉。

評審意見



鮮辣

馬世芳

呼之欲出的○○○，當然也可以替換成任何少數群體。而這篇文章真正精采的，是那股青春不馴、活潑靈動、撲面而來的鮮辣之氣。